

张籍集乐府留存情况考

宋颖芳^{1,2}, 吴相洲²

(1. 青岛农业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2.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086)

[摘要]集中考察了张籍乐府诗的文献留存; 辨析《乐府诗集》与《张文昌集》《张司业集》收录乐府差异问题; 从著录差异中探寻别集编辑者的乐府观念。

[关键词]张籍集; 乐府诗; 文献留存; 乐府观

doi: 10.3969/j.issn.1673-9477.2015.04.020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5)04-062-05

张籍素以乐府诗驰骋文坛, 别集编辑者是否给予乐府诗重视, 文人对乐府诗是否有清晰的概念。本文探寻最早的版本, 比较其在乐府诗编排的特点, 并与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张籍乐府的收录相较, 探讨文人所持乐府观念。

一、早期张籍集中乐府排列

张籍乐府名扬当时,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上指出: “籍性狷急, 惟长于乐府, 多警句。元和中, 与白居易、孟东野, 歌辞天下宗之, 谓之元和体。”^① [3]531 既长于乐府, 则张籍集编辑者是否注重对其乐府的收录呢?

首先, 陈振孙著录了汤中的《张司业集》八卷, 汤中在其记中道: “司业诗集, 世所传者, 历阳、盱江二本, 编次不伦, 字亦多误。余家藏元丰八年(1085)写本, 以乐府首卷, 绝句系后, 既有条理, 古诗亦多二本十数首。”^{[2]43} 由此可知, 汤中校定张籍集时参考了三个本子, 历阳、盱江两个本子的编次都没有什么规律可言, 唯其家藏本将张籍所创乐府放在卷首。

又瞿镛《铁琴铜剑楼目》中录《张司业诗集》一个八卷旧抄本, 曾用又一钞本勘定: “其本分三卷, 五言今体上、七言今体中、乐府为下。”^{[3]220} 显然这个用来勘定的钞本分为上、中、下三卷, 且乐府为卷下。

从以上提到的各本来看, 张籍乐府诗历来为人所重, 有将其列为卷首的, 有列在卷末的, 均将其单独列出。人们整理张籍集时对张籍乐府悉心搜录, 亦可窥见人们对张籍乐府的重视。刘成德序中刻意提到: “余于载籍中, 又得乐府五七言古诗三十首。”高儒《百川书志》特意指出《张司业集》中, “乐府三百九十有奇”。

二、《张文昌文集》和《张司业诗集》中乐府的分布情况

传世刻本当中最早应数宋蜀本《张文昌文集》, 仅四卷, 所录皆诗歌, 未有文。可从《续古逸丛书》

中找到上海涵芬楼所印此集, 名为《宋本张文昌文集》, 扉页有“壬戌冬曰, 上海涵芬楼假朱翼盒藏本影印, 远近翻印必究”字样。又, 中华再造善本收宋蜀刻本《张文昌文集》, 则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影印, 原书“板框高二十·一厘米, 宽十四·五厘米”。文集目录页均有“翰林国史官修”字样。

然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张籍诗集》, 以及李建昆校注华泰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出版的《张籍诗集校注》, 和2011年中华书局出版, 徐礼节、余恕诚合着的《张籍集系年校注》在对张籍集进行整理、编年校注之时, 不约而同选择了另一个本子作为底本, 即明嘉、万间所刻八卷本。并没有用现可见最古的宋蜀本《张文昌文集》。究其原因, 其一, 宋蜀刻本《张文昌文集》收录张籍诗并不完备。其二, 张籍集有两个系统, 一为前面的宋蜀本系统, 二为张洎、汤中系统, 而明嘉、万间的刻本《张司业诗集》即出于张、汤系统。且宋蜀本的编刊时间晚于张洎。

故宋蜀刻本《张文昌文集》虽为现存最早的刻本, 然张洎本的出现较之还早, 而明嘉、万刻八卷本实属张洎本系统, 从明嘉、万刻本之中甚至可以窥得张本面貌, 所以明嘉、万刻八卷本亦属本文考察范围。明嘉、万刻本有《四部丛刊》本, 扉页表明, “上海涵芬楼景印明刊本, 原书板匡高营造尺六寸七分, 宽四寸四分”。

考察以上两种本子, 便可大体得知宋时张籍集编辑者对其所作乐府的认识。

三、《张文昌文集》中乐府在《乐府诗集》中的收录情况

宋蜀本《张文昌文集》分四卷, 每一卷均载“杂诗”, 并不细分五、七言绝、律之类, 甚至不区别今、古体。其中录有乐府诗作53题, 并未将乐府诗单独列出, 乐府诗未单独列出, 这在他人文集中常见, 但于张籍文集来说, 不把乐府单独成卷的, 是较出人意外的。毕竟张籍以乐府著名, 其乐府方面的创作成就了其文学地位。

[投稿日期] 2015-09-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乐府诗集》整理与补编(13&ZD1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宋颖芳(1983-), 女, 山西孝义人, 讲师,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

表1《张文昌文集》中乐府在《乐府诗集》中的收录情况

		乐府诗集		张文昌文集		张司业诗集	
序号	卷次	类别	题名	卷次	卷次	卷次	卷次
1	卷十六	鼓吹曲辞	《朱鹭》	无		卷一	
2	卷二十	鼓吹曲辞	《送远曲》	无		卷一	
3	卷二十一	横吹曲辞	《陇头》	卷四《陇头行》		卷七《陇头行》	
4	卷二十二	横吹曲辞	《出塞》	卷一		卷二	
5	卷二十三	横吹曲辞	《望行人》	卷一		卷二	
6	卷二十三	横吹曲辞	《关山月》	无		卷一	
7	卷二十六	相和歌辞	《江南曲》	无		卷一	
8	卷二十九	相和歌辞	《楚妃叹》	无		卷七	
9	卷二十九	相和歌辞	《楚妃怨》	无		卷六	
10	卷三十	相和歌辞	《短歌行》	卷四		卷七	
11	卷三十一	相和歌辞	《猛虎行》	无		卷一	
12	卷三十四	相和歌辞	《董逃行》	无		卷七	
13	卷四十一	相和歌辞	《白头吟》	卷四		卷一	
14	卷四十八	清商曲辞	《乌栖曲》	无		卷七	
15	卷四十八	清商曲辞	《贾客乐》	无		卷一	
16	卷五十	清商曲辞	《采莲曲》	无		卷一	
17	卷五十五	舞曲歌辞	《白紵歌》	卷四		卷一	
18	卷五十八	琴曲歌辞	《别鹤》	卷一		卷二	
19	卷六十	琴曲歌辞	《乌夜啼引》			卷一	
20	卷六十	琴曲歌辞	《宛转行》			卷一	
21	卷六十二	杂曲歌辞	《伤歌行》			卷一	
22	卷六十二	杂曲歌辞	《妾薄命》			卷一	
23	卷六十五	杂曲歌辞	《春日行》			卷七	
24	卷六十六	杂曲歌辞	《少年行》			卷一	
25	卷六十九	杂曲歌辞	《车遥遥》	卷四		卷一	
26	卷七十一	杂曲歌辞	《行路难》			卷一	
27	卷七十二	杂曲歌辞	《远别离》			卷一	
28	卷七十二	杂曲歌辞	《别离曲》	卷四		卷一	
29	卷七十五	杂曲歌辞	《筑城曲》			卷一《筑城词》	
30	卷七十六	杂曲歌辞	《秋夜长》			卷七	
31	卷七十七	杂曲歌辞	《春江曲》			卷七	
32	卷七十九	近代曲辞	《凉州词三首》	卷三		卷六	
33	卷八十三	杂歌谣辞	《吴楚歌》	卷三		卷六《吴楚歌词》	
34	卷八十八	杂歌谣辞	《白鼉鸣》			卷七	
35	卷九十	新乐府辞	《将军行》			卷一	
36	卷九十一	新乐府辞	《吴宫怨》	卷四		卷一	
37	卷九十一	新乐府辞	《促促词》			卷一	
38	卷九十二	新乐府辞	《塞下曲》			卷七《塞上曲》	
39	卷九十三	新乐府辞	《洛阳行》			卷七	
40	卷九十三	新乐府辞	《永嘉行》			卷一	
41	卷九十三	新乐府辞	《思远人》	卷一		卷二	
42	卷九十四	新乐府辞	《寄远曲》			卷一	
43	卷九十四	新乐府辞	《征妇怨》			卷一	
44	卷九十四	新乐府辞	《寄衣曲》	卷四		卷一	
45	卷九十四	新乐府辞	《北邙行》	卷四《北邙山》		卷一《北邙山》	
46	卷九十五	新乐府辞	《羁旅行》			卷一	
47	卷九十五	新乐府辞	《求仙行》	卷四		卷一	
48	卷九十五	新乐府辞	《节妇吟》			卷一	
49	卷九十五	新乐府辞	《楚宫行》			卷一	
50	卷九十五	新乐府辞	《山头鹿》			卷七	
51	卷九十五	新乐府辞	《各东西》	卷四		卷一	
52	卷九十五	新乐府辞	《湘江曲》			卷七	
53	卷九十五	新乐府辞	《雀飞多》			卷七	

从表1可以看到,有关于宋蜀本《张文昌文集》对于张籍乐府的著录情况,有以下几点:

1.宋蜀本《张文昌文集》之中收录的乐府与《乐府诗集》中相较,则只有17题19首。以此,亦可见出此本收录之不全。

2.文集共四卷,张籍的乐府诗分布在各个卷中,且每一卷以“杂诗”名之,并不单独成卷。

3.虽然乐府诗没有单独成卷,但文集卷末还是将乐府诗进行了一定的汇集。卷四之中最后18首诗的目录为:《白纻歌》、《白头吟》、《吴宫怨》、《永嘉行》、《短歌行》、《北邙山》、《陇头行》、《废居行》、《胡山人归王屋》、《送从弟蒙》、《寄赵明府》、《寄衣曲》、《车遥遥》、《求仙行》、《野老歌》、《泗水行》、《别离曲》、《各东西》。除了《胡山人归王屋》、《送从弟蒙》、《寄赵明府》等三首非乐府诗列在其中之外,编辑者明显将带有“行”等字样的乐府作品集中在一起。且所有在卷四中出现的乐府诗均不出这18首范围之中。

4.《张文昌文集》中乐府诗见于《乐府诗集》的有17题19首,而其中10首都集中在文集的卷四当中,其它6题分别有4首在卷一,2首在卷三。

5.文集卷三中记载有张籍《宫词二首》,为《乐府诗集》所不收。^②而对于此二首作者亦有争议。一为诗人王建所作。出现在《王司马集》卷八中。而《万首唐人绝句》、《唐诗品汇》和《全唐诗》中均记载为张籍作品。元代陶宗仪撰《说郛》以为:“王建以宫词著名,然好事者多以它人之诗杂之,今世所传百篇,不皆建作也。”^{[4]697}其中便列举了张籍的此二首《宫词》为例。

综合上述所得,可以看出张籍集编辑有两个特点:其一,宋蜀本《张文昌文集》的编辑者,并不在集子中彰显张籍乐府诗单一方面的成就,而是试图展现张籍总体诗歌的面貌。其二,然而由于张籍乐府诗太过引人注目,编辑者在卷末也不自觉的对其乐府进行了一定的汇集。

四、《乐府诗集》中的张籍作品在《张司业诗集》中的分布

《张司业诗集》共八卷,卷一为古诗,分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卷二为五言律诗;卷三为五言排律;卷四为七言律诗;卷五为五言绝句;卷六为七言绝句;卷七为乐府、古风;卷八标为“一十九首”及联句。可以看出,此本分体排列,将古近体和五七言分别排列。此外,卷二为五言律诗卷,其中只录有乐府诗四首,分别为,《出塞》、《望行人》、《别鹤》和《思远人》。与卷一五七言古诗、卷六七言绝

句相较可知,张籍乐府多为七言古诗或七言绝句写之。

虽说此明刊本属张洎、汤中系统,从中盖可窥得张、汤编辑面貌。据万曼先生《唐集叙录》,汤中的八卷本成为以后一切本子的祖本。但要推断出原貌来,实有难度。因为即使从现在可见的张洎、汤中所写的序中,也没有原来集子编次方面较为详尽的信息。中只说到:“自皇朝多故荐经离乱,公之遗集十不存一,吾至丙午岁息至乙丑岁,相次辑缀,仅得四百余篇,藏诸篋笥,余则更俟博访,以广其余阙云尔。”^{[5]320}其中亦并未说明那四百余篇的编辑方式。所以现在这个明刊本也只能是保留了一些宋版的信息。

乐府卷的单独设置应是其中的宋版痕迹。汤中在序中提及他参看的他本时,提到乐府诗单列成卷的事情。但是汤中八卷本中,乐府卷是在卷首还是卷末,不能够判断。再者,汤中的本子编次时,也可能按照诗体分卷,但不一定如明人分的那样细。后来明人细分各类,又随着后来人对张籍诗歌的收集,不断有先前遗落的诗加入集中,这些作品被分别置于各个诗体对应的卷中,这样集子整体面貌就和最初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对明刊本中乐府进行分析,虽不能还原其早先的面貌,但亦大概从中能够感受到,原本之中对于乐府的编辑方式,以及在整部集子当中,乐府所处的地位。

在上表之中,可清楚的看出,虽然《张司业诗集》中有单独的乐府卷,但是《乐府诗集》中所记载的张籍乐府诗并不全在卷七乐府之中。《乐府诗集》所录乐府诗主要分列在《张司业诗集》的卷一、卷二、卷六和卷七等四个卷次,共53题55首乐府,其中32首乐府诗,在《张司业诗集》的卷一古诗卷,4首乐府诗在《张司业诗集》的卷二律诗卷,3题5首首在卷六绝句卷,11首在卷七乐府一类之中。相形之下,专收乐府诗的卷七仅有14首,近卷一中收录的一半。而卷一则是专收五、七言古诗的卷次。

五、《张司业诗集》乐府卷单独考察

《张司业诗集》卷七当中收录有两类作品,一为乐府三十三首,一为古风二十七首。那么,卷七“乐府”当中收录有:“《陇头行》、《废宅行》、《秋夜长》、《塞上曲》、《董逃行》、《江村行》、《湘江曲》、《白鬣吟》、《樵客吟》、《春江曲》、《乌栖曲》、《短歌行》、《泗水行》、《云童行》、《长塘湖》、《雀飞多》、《寄菖蒲》、《山头鹿》、《忆远曲》、《春堤曲》、《湖南曲》、《春水曲》、《送远曲》、《楚妃叹》、《春日行》、《废瑟词》、《洛阳行》、《怀别》、《离妇》、《新桃行》、《惜花》。”

以上的诗歌大体可以分为这样几类：

1.为《乐府诗集》当中所记载。这样的诗歌如上表中所述，有14首，分别为《陇头行》、《秋夜长》、《塞上曲》、《董逃行》、《湘江曲》、《白鬣吟》、《春江曲》、《乌栖曲》、《短歌行》、《雀飞多》、《山头鹿》、《送远曲》、《楚妃叹》、《春日行》和《洛阳行》；

2.诗歌作品不为《乐府诗集》所收，但《乐府诗集》中收有同题之作，有《送远曲》一首。《乐府诗集》卷二十中记载有张籍的一首《送远曲》“戏马台南山簇簇，山边饮酒歌别曲。行人醉后起登车，席上回尊劝僮仆。青天漫漫覆长路，远游无家安得住。愿君到处自题名，他日知君从此去。”^{[6]296}而《张司业集》卷七之中又有同题之作：“吴门向西流水长，水长柳暗烟茫茫。行人送客各惆怅，话离叙别倾清觞。吟丝竹，鸣笙簧，酒酣性逸歌猖狂。行人告我挂帆去，此去何时返故乡。殷勤振衣两相嘱，世事近来还浅促。愿君看取吴门山，带雪经春依旧绿；行人行处求知亲，送君去去徒酸辛。”^{[7]246}但未为《乐府诗集》所录。而《乐府诗集》卷二十《齐随王鼓吹曲》题解：“齐永明八年谢朓奉镇西随王教于荆水道中作……八曰送远曲”，^{[6]293}且从内容上来看，两首《送远曲》皆为送人远行的别离之作，故卷七此首《送远曲》亦为张籍所作的乐府无疑。故卷七之中将《送远曲》列入乐府一类，也是有其道理的。

3.不为《乐府诗集》所收，但被人视为乐府。这样的诗作有《樵客吟》和《泗水行》。这两首诗歌被唐汝询和周敬、周珽视为乐府，明周敬、周珽所著《唐诗选脉会通评林》中记载，“唐汝询曰：文昌乐府，就事直赋，意尽而止，绝不于题外立论。如〈野老〉之哀农，〈别离〉之感戍，〈泗水〉之趋利，〈樵客〉之崇实，〈雀飞〉之避祸，〈乌栖〉之微讽，〈短歌〉之忧生，各有一段微旨可想，语不奥古，实是汉魏乐府正裔。”^{[7]36}在这段评价张籍乐府诗的话语中，除了《雀飞行》、《短歌行》等为《乐府诗集》所录的乐府诗外，尚有《野老歌》、《泗水行》及《樵客吟》不为《乐府诗集》所录，其中《泗水行》和《樵客吟》均在卷七乐府卷之中。

4.不为《乐府诗集》收录的诗歌，在题目中带有“行”、“吟”、“曲”或者“词”的字样。除了《泗水行》和《樵客吟》，这样的诗歌尚有《江村行》、《云童行》、《忆远曲》、《春堤曲》、《湖南曲》、《春水曲》、《废瑟词》和《新桃行》。但不能说编辑者据这些字样将如此诗歌录入乐府一类，因为卷六之中亦有《倡女词》、《宫词》、《春词》之类，但并没有进入乐府卷中。

5.另外，未为《乐府诗集》收录，在题目上亦无

明显标识的，只有《寄菖蒲》、《怀别》、《离妇》和《惜花》。

六、《张司业诗集》乐府卷之外的乐府诗

《张司业诗集》卷七中设乐府一类，但除此之外其它卷次之中亦录有乐府诗。这样的诗歌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乐府为郭茂倩所认可，收录在《乐府诗集》中。另一种是，虽不被《乐府诗集》所录，实际上亦为乐府的诗歌或被人视为乐府的诗歌。卷六之中的《浪淘沙词》、《堤上行二首》，卷五有《从军行》。其中《浪淘沙词》应归《乐府诗集》分类中的“近代曲辞”，《堤上行》应为“新乐府辞”一类，而《从军行》则当属“相和歌辞”一类。

此外卷六尽是七言绝句，其中《成都曲》、《春别曲》、《寒塘曲》、《秋思》明周敬等人均视之为乐府。卷六之中录有《楚妃怨》、《吴楚歌词》、《凉州词三首》等3题5首乐府。而明周敬、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又云：“周珽曰：唐人乐府词，文昌可称独步。绝句中如〈成都曲〉、〈春别曲〉、〈寒塘曲〉、〈凉州辞〉、〈吴楚歌〉、〈楚妃怨〉、〈秋思〉等篇，俱跌宕风逸，逼真齐梁乐府，中透彻之禅，非有相皈依之可到。”^{[7]210}其中将《成都曲》、《春别曲》、《寒塘曲》、《秋思》和《乐府诗集》中录的乐府诗《凉州辞》、《吴楚歌》、《楚妃怨》相并列，尽视之为乐府，可以看出，明代时人们对于乐府的观念已发生了变化。

总之，《张文昌集》和《张司业诗集》属于张籍别集编辑的早期版本，但二者收录张籍乐府差异明显，其中仅《张司业诗集》设有“乐府卷”，《张文昌集》虽未列乐府卷，但依然给予张籍乐府重要关注。而《张司业诗集》中对乐府诗的界定也和宋代郭茂倩的界定有异，这从《乐府诗集》中对张籍作品的收录可比较出来，另外，明代文人对乐府有自己的看法，一些文人的乐府观念有所扩大，比如更倾向于将诗名中含有“曲”“辞”的诗歌视为乐府。

注释：

①张籍集于唐宋时的著录情况：《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第五十记载有，张籍诗集七卷；《崇文总目》卷二十记载，张籍诗七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上记载，“张籍诗集五卷”，并且在小注中指出编者：“云集张洎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九录有“张籍集三卷”，小注中说明，“唐国子司业张籍文昌撰，川本作五卷”，同卷中亦载有“张司业集八卷附录一卷”，并有注，“汤中季庸以诸本校定，且考订其为吴郡人，魏峻叔高刻之平江，续又得木铎集，凡他本所无者，皆附其末”。看来张籍诗集在宋代流传有七卷本、五卷本、三卷本和八卷本。

- [16]沈壮海. 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视野[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24-36.
- [17]罗洪铁. 略论思想政治教育在培养大学生成才中的作用[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06(5):47-49.
- [18]王树荫. 净化社会文化环境, 加强高校先进文化建设[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2(1):9-10.
- [19]刘铁芳. 大学文化建设: 何种文化 如何建设[J]. 高等教育教育, 2014(1):11-16.
- [20]李康平, 张吉雄. 建设先进文化 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N]. 光明日报, 2012-06-05(11).
- [21]李忠军.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J]. 高校理论战线, 2012(9):58-61.
- [22]杨晓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的基本问题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22-23.

[责任编辑 王云江]

The miss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versity culture construction

—Based on model event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hina

LIU Ren^{1,2}, LIU Xin-geng²

(1.School of Energy and Safety Engineering,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China; 2. Marx Schoo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political advant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ut also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university cultu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dvanced culture in the Universit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we will further expand the guiding func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radiation function, the education function and the innovative func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culture.

Key word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culture; mission; conduct; function expansion

(上接第 65 页)

②这两首分别为“新鹰初放兔犹肥，白日君王在内稀。薄暮千门临欲锁，红妆飞骑向前归”一首，及“黄金捍拨紫檀槽，索初张调更高，尽理昨来新上曲，内官帘外送樱桃”一首。

参考文献:

- [1] (唐)刘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赵荣蔚《唐五代别集叙录》.中国言实出版社,2009:243

[3]万曼.《唐集叙录》[M].中华书局编辑部,1979.

[4]陶宗仪.《说郛三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697.

[5]傅璇琮.《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汉唐五代卷)》[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320.

[6]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中华书局.1979:296.

[7]李建昆.《张籍诗集校注》[M].华泰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246.

[责任编辑 王云江]

Study of Zhangji's Yuefu storage

SONG Ying-fang¹, WU Xiang-zhou²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Qingdao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Qingdao 266100, China; 2. College of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storage of Yuefu poem,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of “Yuefu Poetry”, “Zhang Wenchang Set” and “Zhang Siye Set” included in Yuefu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anthology of editor’s Yuefu concept from the differences of description.

Key words: Zhangji’s poetry; Yuefu poetry; Yuefu storage; Yuefu concept